



金景芳学述

DANGDAI
RENWEN SHEHUI
KEXUE MINGJIA XUESHU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

主编 林在勇

金景芳著 吕文郁 整理

金景芳学述

金景芳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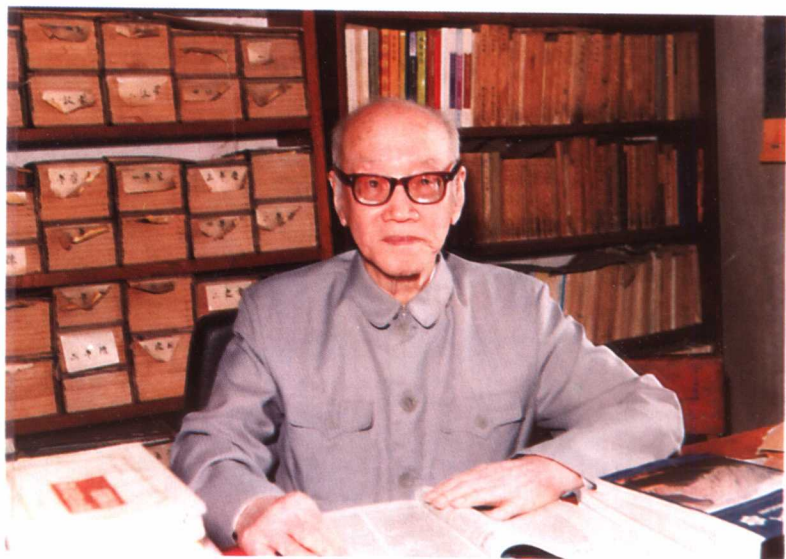
丛书策划:周游工作室
责任编辑:周向潮
封面设计:信天翁工作室
责任校对:韦 伟

金景芳学述

金景芳著 吕文都整理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路 125 号)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5.4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4000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73-3/G · 456
定 价 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金景芳先生在书房



金景芳先生部分著作

六经与中国文化

初稿

金景芳

六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书的总名。它是春秋时孔子编著的。六经在中国典籍中是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一种。如果从文化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它是自尧舜以来几代文化的总结，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说它对后世从两汉到明清各个时代文化起着规范作用。

六经原名六艺，六经之名是后起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是其证。

六艺中的礼乐诗书，很早以前，士子就用以教，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郤穀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所

00 X 15 = 300

3 | 2

金景芳手迹

目 录

MULU

金景芳 学述

我的生平	1
《周易》研究	35
《易通》	36
《易论》	38
《周易讲座》	40
《周易全解》	41
《〈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	53
孔子研究	64
《论孔子思想》	66
《孔子所说的仁义有没有超时代意义?》	67
《孔子新传》	69
《孔子的仁说及其相关问题》	85
古代典章制度研究	96
《论宗法制度》	97
《论井田制度》	100
史学理论研究	113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113
关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问题	118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问题	123
古代典籍考辨研究	128
《诗》	129
《书》	136
《礼》	153
《乐》	160
《春秋》	163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171
《周礼》	174
《礼记》的两个问题	183
《论语》的两个问题	185
《孟子》的一个问题	189
《荀子》的两个问题	190
《庄子》的一个问题	191
《史记》的一个问题	193
古代思想文化研究	198
《关于荀子的几个问题》	200
《关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名称问题》	201
《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	202
《经学与史学》	203
《谈礼》	205
《论中国传统文化》	206
代表作《中国奴隶社会史》	210

附 录	219
年 表	221
著述目录	229
研究评介资料	238
后记：“知止老人”治学路上永不止	240

我的生平

从我过去多半生来看，除儿时外，剩下的时间几乎都是读书或教书。我常说：我是一个道地的教书匠。我教过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除幼儿园外，所有各级学校的学生，我都教过。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平生无多嗜好。我不吸烟，不饮酒，不打牌，不寻花问柳。如果说有嗜好，就是读书。我平生最大的乐事，一是我教出大批大批的学生；二是出版了十几本书。当然，这都是与读书分不开的。

20世纪拉开帷幕的第二年，即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1902年6月3日）寅时，我出生于今辽宁省义县白庙子乡项家台村一个贫苦的家庭。当时我祖父已弃养，祖母尚在，但已衰老。父亲兄弟三人，无姊妹。母亲刘氏，已生我胞兄一人。

父亲居长，是手工业工人（银匠）。二叔父、三叔父都务农。兄弟三人，同囊共财，协力赡养一家人。

我降生后，母乳不足，又无解决办法，以致我体质异常虚弱。1910年，我9岁，开始入邻村白庙子初等小学堂。这个小学堂又称五年完全科，是清廷迫于官民要求变法，废

除科举后办起来的，老百姓习称为洋学堂，不收学费。我兄弟四人一同进入这个小学堂。有我二叔父之子，长我九岁，行一；我胞兄长我七岁，行二；我三叔父之子长我一岁，行三；我行四。

我犹记当时《国文》的第一课是“张龙旗，乘长风，大风泱泱”，带有浓厚的大清帝国的气氛。犹记在此前二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逝世，我曾跟着大人带过“皇孝”。所谓“皇孝”，实际上也不过是不准剃头上围绕发辮的那一圈的头发而已。

1911年辛亥革命，清帝退位。这时把龙旗都收起了，改挂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小学改为四年毕业，《国文》课本的第一课也不是“张龙旗……”，而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了。多数农民以为学了这些东西没用。教师劝说农民子弟上学，多被拒之于门外，说“念书吃饭，不念书也吃饭”。不过，老师在学生自习的时候，也令读《论语》，并且要求能背诵。我在家里，在我父的辅导下，也自学《大学》、《中庸》。

1913年年末，我初等小学毕业。在小学四年中，由于我学习勤奋，成绩比较好，除第一学期而外，以后每次学期、学年考试，我都是名列第一。第一学期与我大哥、二哥同学，他们都读过私塾。第二学期我大哥入工业学校，我二哥入高等小学堂，相继离去了。

这时的小学教育比较宽松，每日只上六小时课，不留作业，课余时间学生可以自由支配。我家有《绣像三国志演义》一书。起初，我看卷首人物画像，觉得很新奇，常常翻开

看。待文字认识得较多时，就不是光看画，还喜欢看正文内打仗部分。以后，逐渐能通读全书以至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我读过了《三国志演义》，齐文宣老师又借给我《东周列国志》，我不怕困难，挤出时间继续看。后来我对历史有兴趣，实际上这时已打下基础。我的算术知识，也是靠齐老师，他有空闲时间，就给我出题，我常能算上，因此，在学校读书期间，我的数学成绩一直是好的。

由于我家庭贫困，小学毕业了怎么办，就成了问题。务农吧，我家的田地很少。学手艺、学买卖吧，又找不到人来介绍。我父和老师都说我年龄尚小，应当继续读书。但是农村没有高等小学，进县城去，食宿费又负担不起。正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的时候，有人说，我舅父居住的刘家泥河子的邻村张家泥河子成立高等小学预备科，于是我被送到张家泥河子高等小学预备科读书，在我舅父家食宿。不料这个预备科办了半年就不办了，我不得不回家。

我从1914年下学期至1916年上半年计两年时间，一直在家里从事农业劳动。种地、铲地、割地，我都干过。农闲时，还要做些放牛、割草、刨荏子、刨荆条疙瘩的活。我初时觉得四体疲惫不堪，以后逐渐能适应了。

1916年暑期，一日，原来教我的小学老师到我家来，见我泥腿赤足从外边进来，不禁恻然于怀，力劝我父让我升学。说我天资很好，这样下去，岂不把人糟蹋了吗？！其实，我父何尝不愿让我升学。我父只上了九个月的学，便能看《三国志演义》、《聊斋志异》等书。加之我高祖系清嘉庆辛未进士，在四川做过多任州县官，我曾祖是清候补知县，我

祖父虽患羊角风，诗与书法在地方亦小有名气。我家生活之所以贫困，乃我伯祖父败坏之过。

我父尝以“书香门第”自诩，岂有不愿让子弟读书之理，无奈家境贫困，力不从心。我父听过我的老师劝说之后，愁苦益甚，直至不能工作。他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痛苦之至。时值盛夏，我父每日早饭后，即到近邻王家店喂马木槽中睡觉。我母与我两位叔父见状，俱惶恐不安，以为我父如不工作，一家人何以为生。正踌躇间，忽传来张家泥河子又成立高等小学，而且已开学半年了。于是由我二叔父出面与我舅父商妥，送我到张家泥河子高等小学插班，在我舅父家食宿。由于我舅父家境亦不充裕，我家每年以高粱米一石作为补助我的伙食之用。

由于我学习勤奋，除了插班那一学期考试名列第二外，以后两年每次期考年考都名列第一。1918年下学期间满，我们本应毕业，不意10月间，县里下令改行新办法，命学生交纳学费，老师用学生学费抵充薪金一部分。学生反对，老师亦反对，学校因此停办。校长询学生要求，允许提前发给毕业证书。我领取证书回家后，又发愁了，怎么办？这年秋收很好，经过全家商议的结果，以为我年仅16岁，长得又瘦小，干什么都不合适，最好是到师范学校读书，既省钱，毕业后又可作教师。恰巧这时我胞兄的同学朱宗季暑期考入奉天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址在高桥镇。来信说，该校暑期招收新生人数不足，现在正招插班生。我家遂决意命我到高桥镇投考。我清楚地记忆是我二叔父牵一毛驴送我去的。锦县至高桥有火车，我们没有坐。我们到高桥镇找

旅馆住下。翌晨,我进学校,谒见郭校长。郭校长名恩波字作舟,义县人。询明情况后,即在校长办公室给我出作文题两道:一为《温故而知新》;一为《过则勿惮改》。我即在办公室作答。答毕回旅馆。次日晨起,我到学校见牌已挂出,我被录取,并发给半官费。所谓半官费即每月伙食由自己交半数,公家补贴半数。我看过牌示,立即返回旅馆报告我叔父。我叔父非常欢喜,愉快地牵驴归去。我亦即日搬入校内。

学校设在偏僻小镇,建筑本不宏丽,而我以农家子睹此,却似刘姥姥进大观园,处处觉得新奇。学生伙食,早餐是高粱米干饭,炒大豆加盐水下饭。同学们多冷嘲热讽,丑诋伙食不好。而我则感到好得很,比我家里强多了,因此,学习更加勤奋,不稍懈怠。

我在初级师范学习五年。第一学年为预科。我是插班生,需要赶课程,期考年考名次都在十名以外。入本科,第一学期我考第四名,领全官费。以后三年半,期考年考我都名列第一。

我的学习方法,除了在上课时注意听讲外,一般总是晨起读英文,白天阅览数学书和演算数学题,晚上自习时间诵读古文古史。临考试复习时间,我把国文、英文、数学三门课全放下,用全副精力复习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其他一些课及听课笔记。一般都是看两遍。第一遍全看,一字不遗;第二遍只看重点、难点。在考试前夕,要求有充足的睡眠,务使作答时头脑清醒。

在校期间,我最感兴趣、用力最多的是国文、数学、英

文三门课。体操、手工、图画则用力较少，亦无兴趣，其余的课程一般都是有兴趣，都能完成任务。

自今日看来，对于我来说最有用的是国文，最没有用的是英文。因为我多年来全靠国文吃饭。至于英文，自我毕业 70 年于兹我从来没有用过它。可惜！我把大量有用的时间白白地都浪费了。

当我在校学习期间，国家发生两件大事：一为五四运动，一为奉直战争。但是对于我来说，影响都不大。关于五四运动，我仅仅在新闻媒体上知道点滴。至于真实情况，我全不了解。关于奉直战争则仅在高桥车站看见运兵运武器的火车，至于为什么打仗，我也是茫然不知。

1923 年 7 月我们将举行毕业考试。省里发布新规定，凡是初级师范本科毕业生一律须到省城沈阳参加复试。适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学成立。省里规定，凡是被东北大学新生考试录取的，可以免去复试。听说上大学每一个学生每年宿膳费杂费需 200 元。我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伙食是全官费。每次上学，携带不过十元八元，我家还须向东邻挪，西家借，根本没有力量上大学。不过，我有一个亲戚说过某某愿意出钱培养我。这话我并不十分相信。可是前一年我结婚，我岳父是地主。他知道我家穷，怕女儿有冻馁之虞，送了 15 亩田作陪嫁。我暗想我如果考得好，还是有办法的。我决意到沈阳以考大学代替复试。考大学有初试、复试两场。我初试名列第九，觉得还可以，乃参加复试，然仅列附取第一名。这个附取还在备取之后。我看过榜，立即感到心灰意冷，无地自容。我复试之所以没考好，是有原因的。

原因之一是复试考国文作文和英文作文。我的英文作文确实不如高中毕业生（我的同学平时不如我，不知为什么这次竟被正取）。原因之二是我在考试前受了特大的刺激，因接我家兄的信，涉及我那位亲戚所说的培养我上大学的问题，一宿没有人睡。

我考得不好，在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太大了。回家后，就患痢疾，月余不愈。正在万分焦急，苦无出路的时候，忽收到原校长郭作舟先生来信，邀我赴镇东县工作（镇东今改名镇赉，划归吉林省管辖）。郭是镇东县长。我捧读此信，真似喜从天降，绝处逢生。于是不顾道路险阻，决计前往，于1923年9月抵达。到镇东县后，方知郭县长有二子，长名维城，次名连城，意在聘我为家庭教师，同时兼任县立第一小学国文教员。此地极为荒僻，无山，无林木，无河流，冬日寒风刺骨。所谓县城也不过是一个中等乡村而已。我在小学授国文、音乐两门课程，颇受学生欢迎。

1924年5月，家中来信，催我回家。表面上说是我父病，其实是我妻病，怕我不回家，故意说谎。我本不愿在此久住，得信后，迅即向郭县长告辞，并整理什物归去。

我回到义县后，经友人介绍，到县立第一小学任教。这个小学俗称南学堂，亦称文昌宫小学，是义县最有名气的小学。我在该校高小二年级教国文。该校正新办初中班，我教的这个班暑假毕业后例应全班升入初中。在初中班教国文的原为一位老秀才。我教的这个班的学生向校长申请升初中后还让我继续教他们的国文。校长允其申请。但当时初中教员的薪金高于高小教员，这样让老秀才改教高小，

薪给怎么办？乃采取权宜之计，让老秀才教高小仍领初中教员的薪给，我教初中仍领高小教员的薪给，一年后改正。

我与老秀才比较，在新科学、新思想方面略有所长，在精熟“四书”及作旧体诗、作对联等，则不如远甚。因此我除了继续注意学习新事物外，挤出时间努力攻读古旧书并虚心地向老秀才请教。

1926年，文昌宫初级中学与东关师范讲习科合并，改称师中学校。我继续在该校任教，至1929年离去首尾已逾五年。在这期间，每周上课经常是18小时并要批改作文，但我自学仍不少辍。我家藏及新购书，计有《诗经》、《易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以及梁启超、胡适、谢无量、吕思勉、钱基博、黎锦熙等人的著作，我都阅读过，有的反复阅读，以至能背诵。我曾兼任训育员，最后兼任训育主任。当时的训育主任兼管教务。

我当训育主任时，受校长委托，几乎是什么事都管。由于我讲课受学生欢迎，教师也团结得好，所以那时的师中学校真正做到令行禁止，秩序井然。我离去时，学生有流涕者。从国家大事来看，这时发生三件大事：1. 郭松龄反奉；2.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3. 东北易帜即换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对于我来说，张作霖被炸震动较大，其余二事，在当时没有意识到有多大意义。

1929年，吴家象出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为了刷新教

育，举行教育局长、县督学考试。规定教育局长应试资格为：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须任教职一年，大学毕业生须任教职三年（因为大学没有教育课程），初级师范本科毕业生须任教职五年。我因符合应试资格，遂前往应试。考试经过初试、复试、口试三场。我初试发榜是第二名，复试、口试俱名列第一，考试结果以第一名录取，旋即被委任为通辽县（今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局长。这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曾轰动一时，被报纸称为“新贵”。

我于1929年冬赴通辽任职，至1930年冬以“另有任用”解职，刚好一年。在通辽期间，因为我是考取的，又名列榜首，县长及地方士绅都另眼看待，办事极为顺利。我亦兢兢自守，尽心竭力，想把工作做好。但由于时间短暂，并没有取得显著成绩。不过，经过此次实践，我却有一点体会。这就是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做行政工作，想洁身自好，大不容易。兹举二事如次。

其一，与我共事的县督学杨育春字丙辰，义县人。他是厅长吴家象的表兄（杨的姑母是吴的继母）。我到通辽后，当然要亲近他。可是此人的品质极为恶劣，其具体表现简单说有三点：（1）他勾结几个不逞之徒，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前任教育局长马希驹，马是现任财政局长，家有很多佃户，是县城巨绅。我到任后，依照惯例是新任查前任，因此杨企图拉我与他们合伙，共同敲诈，以攫取一笔不义之财。当然我不能干，这就不能不与他发生矛盾。（2）杨任县督学，幻想借职务之便操纵人事大权。他说某人好，我就得提拔；他说某人不好，我就得斥退。让我当傀儡，我怎么能